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二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五二冊目次

## 經部·書類

尚書要旨三十六卷(二)

〔明〕王肯堂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 一

尚書辨解十卷

〔明〕郝敬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至四十七年郝千秋郝千石刻郝氏九經解本

..... 九四

禹貢備遺二卷書法一卷

〔明〕胡瓚撰 〔清〕胡宗緒增注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初刻本

..... 二七〇

書傳會衷十卷

〔明〕曹學佺撰  
遼寧省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 三一〇

虞書箋二卷

〔明〕茅瑞徵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四八八

禹貢匯疏十二卷圖經二卷別錄一卷

〔明〕茅瑞徵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五四四

尚書要旨三十六卷(二)

〔明〕王肯堂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刻本

《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要旨三十卷》提要

尚書要旨卷之三十

主政

周公率群臣以用人之道進戒成王

能知恤而興桀紂不能知恤而亡前

也近觀文武能盡知恤之道以受丕基可見嗣

道以紹前烈也夫蔽言既陳于王古道誠所當

固不可不專而天下之事莫重於刑尤不可有所

可誤而兵又刑之大者獨可緩之而不詰耶此其

矣然老臣愛國之心無已故併戒後王之用人而

式猶前告成王用人又罕刑獄之重而獨重之

曰此書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言意則又上

據百官有司之長蓋古制長官自擇其屬長官既

不賢者矣○呂氏曰無送立政二篇相為表裏以

立政之體君道備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王知悔鮮哉

周公以立政之道得人為本是以率群臣將有言

曰拜手稽首告昊天子王矣群臣因皆進戒曰王

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

三事之外禦服路者曰緹衣執射御者曰虎賁

周公美之曰美矣此官然知憂得其人者少哉

周公與群臣

臣言言錯互相足古書無此體蓋文官在旁親見而記之爾  
堪畫者也○呂氏曰常伯常任準人議政而在左右者也綴衣  
虎賁共仗而在左右者也專事雖有閒然職重者有安危之寄  
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常伯常任準人即下  
文所謂三宅三事也固知其任大體重然經無所見意者公卿  
輔相之別名與綴衣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之中錯舉二者以見  
其餘耳先言休否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制職之美意然後  
能深以為恤也常伯常任準人豈高位重祿而已乎彌給康濟  
其職蓋甚休也綴衣虎賁豈奔走承順而已乎董陶移養其職  
蓋甚休也其敢恬然不加恤使非人廢之乎○翻天子王言其

尚書要旨

卷三十

一

為天子之子為天下之王見其任大責重之意告守內舍用人意  
勿露拜稽所以盡敬君之禮告嗣天子王將以陳任人之說兼  
已與群臣在內用成戒至虎賁是群臣承公之意而進言者周  
公曰以下是公因群臣之言而申其意也蓋告君用人群臣者  
已受命于公者故公言方敢而群臣即繼之群臣之言未竟而  
公即發明之如出一口也左右是活字貫至虎賁不可云在王  
左右但云王左右之尊臣有三宅統率百官固天下之安危所  
係者也王左右之親臣有綴衣虎賁統率群僕固君從之係否  
所關者也下語宜舍而不露休茲蓋係天下安危庶官賢不  
君德威哀群僕邪正二意知恤以知明用當任專意入○別

記云要其得人謂以其官之得人為念以人之難得為憂也鮮  
哉者古今之君不過一再見而已○休茲知恤鮮哉合下一節  
○呂氏曰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賁外其禮其辭與夏畧同  
然則以圖任三宅為人君之職者三代告人君之常法也表親  
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王左右至后矣  
題意同

古之人迪惟有夏是惟暴德罔復

此二節言禹以知恤而興桀以不知恤而亡也○呂氏曰周公  
既歎知恤者鮮復歷舉知恤者以告成王夏也成湯文武也皆  
知恤乎此者也○古之人迪惟有夏迪指知恤下文亦越成湯

尚書要旨

卷三十

三

亦越文王武王皆承此迪字說知恤鮮哉古之人臨行此者惟  
有夏繼夏后者惟湯繼湯者惟文王武王○當文命四敷王室  
大禮之時恒情固有謂賢智必已盡庸而倦於旁求天工必已  
無曠而急於敬事者矣惟夏之先后知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  
危以得人為急而招顯賢俊以尊上帝尊上帝即所謂天職情  
而上有所承也要見此時尊官近臣皆得人意俊者天民位者  
天職旁招高又列於庶位則野無遺賢而天職不曠皆所以尊  
上帝也○古之賢臣以人事君古之賢王以人事天事天之道  
莫大於得賢以治天職不舉賢早天爵也用非其人賤天職也  
○迪知至茲惟后矣正見其能顯俊尊上帝也蓋君以顯俊為

心故臣以薦揚為務九德即上俊守迪知忱恂知之至信之焉  
 之謂夏之大臣身有之故能以德與德如此也○呂氏曰統名  
 之曰俊而其所以為俊者或直而溫或寬而栗豈一塗所可識  
 哉不能實知專信于九德之行雖隨其鑿裁各有所獲然得于  
 此未免遺于彼迪知者道知而非苟知忱信者誠信而非輕信  
 迪知忱恂不對知之深則信之篤也自臯陶以九德授禹夏之  
 先后世守之以為知人之法矣○乃故字重看有自信不苟之  
 意言必知之明而後敢薦也兩后字是眼一起一應致敬以尊  
 其名致告以叙其實上輕下重相應看不宜對講宅字內見皆  
 得人以居其職得人指九德也夫君道莫大於用人此三者不  
 失所付托則天工無曠可以為君者此也○后矣是尊其名見  
 其有代天子民任事奉法之責不可不盡君道之實宅字令任  
 專意謹謂使安其位而行其志也嗟起尊上帝意俱本九德  
 之人來言以此九德之人使宅常事之官以理天事宅常牧之  
 官以子天民宅準人之官以守天法則事無不治民無不安法  
 無不平事天之道盡人君之職舉信能稱其實而無負于其名  
 矣故曰如此而後可以為君此正應額俊尊帝說○以下  
 是周公反言之以足上意上補無求賢之君以倡之末補夏臣  
 不然可見禹之能知恤矣○呂氏曰非人才果劣于性日也然  
 之惡德弗作性日任用而已性惟俊德是任效見于有室大統

南書要旨 卷三十 四

禁惟暴德是任效見于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存所任也  
 亦越成湯陟至奄旬萬姓  
 此二節言湯以知恤而與紂以不知恤而亡也亦越者繼禹之  
 辭丕登朕命只對夏之尊帝周之敬事而言不作效說註中昭  
 著于天下特明其意耳光命即天叙天秩天討織悉明白而不  
 容一毫僭差者是也博庸章用而使之不忝即所以登之也不  
 登者用力說三宅三俊正是不登工夫用協丕式則朕命已登  
 矣或過下云然豈成湯之自能哉知恤人而已非是乃用四  
 句是知之明所謂則克宅之也嚴惟一句是任之專所謂克細  
 輝之也蓋丕登之實在得人以居天職乃所用三有宅則實能  
 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有俊則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  
 君心與賢者恒相通而事相取法則無得以間之故湯于三宅  
 三俊嚴思而大法之是以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効其  
 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庸登於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  
 邑近者情未易齊而教化之決無有不協者則君德之純可知  
 矣其在四方用丕式乎君所見之德遠者德未易徧而觀法之  
 同則君德之大可知矣○曰者論也對用字看克即宅則任丕  
 登之責者得其人矣克即雋則待丕登之用者有其人矣兩克  
 即字雖屬宅俊而其所以然則在湯言湯能使之如此也還兼  
 知之明用之當兩意三俊雖未用然諸養待用則評品素定故

南書要旨 卷三十 五

加曰字是湯于辨論官材之曰固已有所擬矣（）嚴惟以心言  
即一話一言未惟成德之意不式以事言二意一申言思慮精  
專一在于觀法賢者即凡事委心聽任惟賢者是師而不自用  
便是不式處若欲其舍所學而從我或使其職或代其謀不以  
賢者之心為心不以賢者之事為法即非任賢勿疑之道矣充  
用緊承上來重湯能使他如此說輔世長民而耿命之宣布無  
遺力故曰效職責難陳善而耿命之講明無餘蘊故曰着才蓋  
既無所掣肘牽制凡所懷負傾囊倒篋無不盡也○其在商邑  
四句本得宅俊之賢蓋宅俊之用來  
字可見近者有難  
一之情也曰協則漸涵于耿命之中而無一人之不善矣遠者

勸書卷中

卷三十

七

賢以治天職也阜陶謨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即繼之曰  
天叙有典則我五典五教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可罪五刑五用哉即天工人其代之之  
目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政事懋懋哉懋懋則言如此而後能無  
曠也而其本則在君之知人蓋皇陶上文自六行有九德乃言  
曰載采采至彰厥有常吉哉正言知人之事即此篇所謂迪知  
忱恂于九德之行而湯之克即宅俊文武之克知灼見皆是  
也君之知人如此故官使無不當眾賢益于朝百僚有師師之  
風同寅協恭懋懋哉懋懋以越事赴功然後典無不敬禮無不庸  
德無不命罪無不討而天工無曠此成湯之所謂不登上帝之  
勸書卷中

勸書卷中

卷三十

七

有難偏之勢也曰不式則觀法于耿命之德而無一方之不化  
矣見德即指典禮命討言以其發乎通而見乎遠故曰見德也  
○別記曰言行交接莫親于家人其次則莫近于國人見聞稔  
稔未易齊協字即齊字家曰齊言能使一家如一人也商  
邑曰齊齊能使一國如一家也四方之人皆大法乎君而以德  
自見所齊偏為爾德也○研幾云見德是可見之德人各守典  
循禮修德遠罪即不式也○兩不式字上言君不式乎賢下言  
民不式乎君也湯用三宅而且備三俊以供無窮之用上廣夏  
后之所未及而下為文武之所取法焉○日記曰在夏曰商後  
專上帝在湯曰不登上帝之耿命在文武曰敢事上帝皆

耿命而禹之尊帝文武之敬事亦何莫而非是哉○桀討所任  
非人皆于躬有邪德故曰桀德受德推本而言之也言受德強  
暴故所用非人暴德即蓋刑者同于厥邦是在外之諸侯遠德  
即庶習者同于厥政是在內之臣任用非人以亂厥邦則四方  
之不式無有矣狎小人以敗厥政則厥邑之用協無有矣故帝  
欲罰之使我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予以奄甸乎萬姓也  
○乃俘三句一連正上帝欲罰庶俱重商亡與桀罔後對者不  
重周與上式商二句一連即俘我有夏中事言商嘗受天命以  
撫萬民矣今則用其所受之命而奄甸天下之民也并收其地  
以任貢賦什任其民以受職役皆治民事也俱是天使之如此



亦越文王武王至三毫取尹

此總言文武能盡知極之道而致得人之感也。越者承湯之辭，充知二句是知之明以敬事，二句是任之重。專字尚在後，且勿露，充知是就經綸設施上知其心之所存，灼見是就謀猷論議處見其心之所蘊。○呂氏曰：三字共改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真能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虛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也。知字俊皆曰心者，君臣相與萬化之原，苟親親口惠相期于肝膽之外，則無其本矣。以字貫至長伯謂以此三宅三俊而任此天民之責也。三宅內總百官外總州牧侯伯以臨民，故謂之立民。長伯傳引王制是解長伯二字之義，非謂三宅出封為諸侯也。天職修而上有所承，見敬事意體統立而下有所寄，見長伯意體統字正謂三宅總內外之治而凡治民者皆受其綱維也。○呂氏曰：夏曰尊上帝，商曰陟丕登上帝之耿命，周曰敬事上帝，然則事天以人三代之所共也。○武商受命合此節以天人相照看敬事應受命長伯應奄甸。○越文王武王至取尹前聖知賢而任之重，故能極得人之感焉。○別記云：立民，長伯，截言知三宅之明而用之。當故治三宅以下皆得人也。○越文王武王至庶常吉士二聖知賢而任之重，故能極得人之感焉。○越文王武王至作三事，高上重在知三宅之明，下重在任三宅之官，承上節而言。

惟其知之明而任之重故其得人之感如此

惟其知之明而任之重故其得人之感如此。○立政五節皆是得人之感。庶常吉士一句通貫上下，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侯國遠而四夷舉其官名以見皆得人耳。○立政二字在帶三宅不貫下立政輕講立政二字是一書之綱，故每提之。此立政言人君所與立政有三樣官也。曰事曰民曰法，皆國家之大政所在而用人以治之乃所以立政也。任人也，準夫也，牧也。此處只列其官名不可露職事，意當在作三事內發揮任人以理事為職，準夫以守法為職，牧以子民為職。三者各有職事，故曰三事。此百官表率所在庶務綱紀所關，蓋得諸克知灼見之餘而任敬天勤民之責者也。作字無工夫未繼得人意。○日記曰：三事者庶官之首，庶政之綱，文武之所慎簡者莫先于此。此得其人因使各舉所知各簡其屬，則布列內外無不得其人矣。虎賁綴衣節言侍御之官得人也，分七樣看每官各有其長，非獨以虎賁綴衣為長也。蓋位列三官有涵養薰陶之寄，職司庶務有奔走服役之勞，故于此特見其名耳。百司要見是內之百司百字庶字所該甚廣，傳因司空府字各舉兩官以見之。此等皆侍御于王者。○都小伯節言都邑之官得人也，自大都至尹伯凡六等官大都公之采邑小都鄉之采邑表臣百司呂氏以為外府外司服之屬，以此言表臣見上之百司為裏臣也。曰內外百司則凡官皆舉之矣，至于特見其名則皆有意味。呂氏

所論固為有理但上文燕府既以為內府太府之屬則非冗職當以財用出納所關尤易以壞上之儀心而見耳都邑在王圻內故總言文武之選然柱中都邑之官恐只當指大都小伯一句如太史之類何以謂之都邑之官恐駭俗眼姑仍之耳庶字通指三宅以下說庶常吉士言在文武之選者無非常德吉士此一官而上下蒙之古史之體也○司徒節言諸侯之官得其人也承上庶常吉士來司徒司馬司空是三卿總理侯國之事者至是卿之貳旅是卿之屬分理侯國之事者繼掌雖列于藩封而名位實通于天子故敘其名也○夷徽節言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皆得其人也亦本上庶常吉士來夷國有微馬廬焉燕商之故都有三毫馬險危之地不以封而參錯于五服之間者有阪馬皆有尹以監之而莫不得人也○尹字通承上文所謂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也四夷指微廬焉諸侯指三毫之屬阪不必邊裔五服之間皆有之蔡傳尹字只帶阪字說偶取文勢之便耳時說謂微廬以下凡七國皆夷地故以夷字冠之夫以商都為夷地既不以封矣而阪謂之國皆不通之甚者也○武王使群叔監殷殷是紂之故都在河北三毫是湯之故都在河南殷有監易知三毫有監何也蓋亦以其地在形陰之處歟○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內外遠近大小之臣哉三宅大臣亦主所親擇其下小大臣工又各委之三宅焉

曰惟豐乃條穆王曰乃條皆然也○文武時得人之盛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領在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得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來錯言之○古越文王武王至克俊有德阪尹我上言文武知三宅之明故三宅而下皆得人下申言文武惟知三宅之明故用三宅之當也上下只知人而用之當意未說到任之專也申言處重知人上○立政至容德歷敘聖世得人之盛申言聖世得人之由六節同此○立政至俊有德敘後要見三宅為百官之長三宅得人則衆職皆得人矣但上兼言文武下則專言文王也上歷言群臣下則專指三宅也○立政二節左右尊親之職皆得人矣

文王惟克厥宅心王受此丕丕基  
此由言文王武王知恤之事而致受命之隆也上六節總言文武知人得人之事此四節分文武而申言之蓋曰文武所以得人之盛者違何道哉蓋由文王于三宅知之明故用之當而任之又專武王又不改文王舊日所用之臣是以能並受此丕丕基也末句總承文武說○克厥宅心對上克知灼見看克立二句對庶常吉士看厥宅心即三有宅心克之者知之至而意愈潛孚信之專而精神契合與三宅之心為一也三克字最有力量謂文王能之言文王之知人惟克知其心乃克立其官以克稱其任之人也然則于知人之明稍有折大則雖欲立其官

司牧人以克俊有德而有弗克者矣常事司牧重任也人君豈  
故欲不用賢以曠厥官哉惟此之權度未精而彼之庶蘊未盡  
則真偽可得而亂邪正可得而易位置之間不覺人官每至于  
相左也常事常任也司牧人常伯也此篇于三宅有全言之者  
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爾○俊與德不平猶云賢  
俊而有德者言其所立之常事實有理事之德所立之司牧實  
有子民之德有德即下文所謂義德容德也○文王罔攸兼二  
即俱言文王任人之專也庶言庶獄庶慎統言三宅所掌不必  
分屬三宅主此三者以治民故曰有司牧夫言之宣布獄之明  
允慎之有備是用命也否則違命矣訓就教誨戒勅言即戒之  
用休董之用威意惟字重者不侵其職而惟操其要正見信任  
三宅之專也罔敢知特自上推極言之不可平看總見得不以  
已謀之意惟不以已誤之則不以人問之又可知矣此所以能  
俊有德而使之盡職也○日記曰庶言諸侯之俊萬民之逆也  
庶獄獄訟也庶慎所當慎者非一如財用慎其出入不虞慎其  
戒備之類皆是也有司主者也牧夫司牧人也用命者違不  
用命也兼謂與其事也言文王于庶獄庶慎一無所兼但于有  
司牧夫之用遠則訓之而已牧夫主庶言庶獄庶慎之事故不  
曰牧夫而曰有司之牧夫也訓其用命者則其事可以不問而  
有理訓其不用命者則其事可以不嚴而自治文王豈屑屑焉

于此三者而下侵衆職抑有司者治之耳有司治庶言庶獄  
庶慎之事而吾則治有司之不治者焉于此三者罔攸兼而于  
庶獄庶慎則又罔敢知焉罔攸兼者委任之至不以身與其事  
也罔敢知者敬忌之至不以心與其事也常人之任人或能不  
以身與其事而不能不以心慮其事文王則不然所當知者不  
得不知則特不兼之而已不當知者不惟不兼并于罔敢知馬  
蓋命令之奉行于有司者人君雖不得兼而樞機之發于一人  
者人君豈容有所不知哉○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  
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老莊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  
文王敬畏之至思不出其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按  
此說甚佳蔡云罔攸兼則猶知之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  
蓋信任之益專也吾謂罔敢知姑以庶獄明之罔兼如代有司  
之聽斷罔知如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非若未嘗知其事也  
○司馬公曰人君急于知人緩于知事此意有司之牧夫是  
訓用遠急于知人也庶獄庶慎罔敢知于茲緩于知事也○王  
氏曰君道以擇人為職上必無為而用天下必有為而為天  
下用君臣之分也○六越武王節與文王對看六越者承文王  
之辭功以除殘去暴外攘之功言謀以發收施仁內治之事言  
義德容德作一樣人者自其將才足以撥亂反正則為義德自  
其相才足以容民蓄衆則為容德皆文王已用之三宅而克俊

有德者也文王之安天下資義德之臣以輔之者武王以武功  
定禍亂而率其安天下之功則不敢替其所用之義德焉文王  
之治天下資容德之臣以謀之者武王以文教綏太平而率其  
治天下之謀則不敢違其所用之容德焉蓋極民危急必藉朝  
裁之能治謀宏遠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繼志述事而不改父  
之臣故父子並受此至大之基業也曰不替曰從正與文王罔  
兼罔知之心無異而克知灼見自在其中正武王知恤虞也並  
受丕基雖兼文三實重武王上如云受有殷命文既創之于先  
而尚迪有祿武則繼之于後創守相承後先一致其即夏之大  
競商之丕式而已矣此知恤之成效也○別記云率惟教功四

尚書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十四

句皆重下句自其以武功定天下之謂功文王之功威矣而輔  
之者義德之臣也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率其伐功則于其所  
用義德之人而不替焉蓋其撥亂反正之才武王于文王之所  
克知者而克知之則有以見其不可易而用之當其材爵位  
之崇不替也任之盡其用委寄之重不替也爽邦劉猷之臣即  
戮黎伐崇之彥豈有弗作往任者哉自其以文德經天下謂之  
謀文王之謀大矣而輔之者容德之臣也武王率循文王之謀  
而承其定命則于其所用容德之人而不違焉蓋其休休樂善  
之量武王于文王之所灼見者而灼見之則有以契其所灼  
然而村之所宜居一從其展布也用之所宜究一從其經綸也

稽謀自天之考即秉德迪知之賢豈但不改其臣已哉○日記  
曰按周公于文武之事首言文武知人之同次言內外得人之  
咸中則言文王之克厥宅心以見文王知人之要罔攸兼罔敢  
知于獄慎之事以見文王任人之要至于武王無復他語惟言  
其能用文王之人而已此又武王知人任人之要也下章以文  
武之心法授成王灼知厥若即克厥宅心也勿有間之即罔攸  
兼不敢替厥義德也○文王惟克厥宅心四節此申論文武知  
恤之實而以並受丕基言其效與上相應看○文王惟克厥宅  
心三節首節用人之當下二節任人之專相承說下知恤作眼  
○文王罔攸兼三節前聖相繼而任人之專故能成大業焉○

尚書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十五

鳴呼孺子王矣王以入我受民  
此勉成王盡知恤之道也王字是副文武之丕基繼自今以下  
則欲其如文武之用人也前既言告嗣天子王矣此又申之深  
恐成王今猶不自知身當職分之大故屢言之而深擊焉非前  
委重視成比也灼知厥若足知人之要有用之當意應文武克  
知灼見而言即後所謂克宅之也丕乃俾亂四句是任人之要  
應文武之罔兼罔知不替不違而言所謂由繹之也二意直下  
不平厥若者其心之所安也此勉于一時者非心之所安也心  
之所安必始終如一表裏如一知人者必灼知其如此而始可  
謂之克知其心不然則猶未也此與前克知灼見與克厥宅心

只一層事但指出厥若義又親耳既得其人則當推心而大委任之使之展布四體以為治受民于彼乎相助也獄慎于彼乎和調也其委寄之重如此而可使非人得以間之哉間謂有來之者也與賢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賢者何以得自竭而終始其治乎故勿有間之此又任人之要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政二字提超看下立事即常任牧夫即常伯此處乃是備舉三宅官名言立政之道在于用三宅之官耳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慎事之責也此篇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二以包其餘者有變文者前章常事司牧人即常任常伯是舉其二以包準人也有司之牧夫是舉一以包常任準人也既

南書要旨

卷五十一

十六

之非人是素所受之重也庶獄下係民命上關天和庶慎之有備無備而政之得失國之安危時之治亂上係焉此二句言委寄之重又起下勿有間之意○時則勿有間之時字指治民治事言夫知人必欲知其所順則不可不憂其始用人必無有間之則不可不憂其終所以勉嗣王之知恤也○自一話一言節承勿有間之而言欲勿有間之須是思慮常在于賢者無一話言之間可也○日記曰時則勿有間之人知問之者小人也而不知問生于我問生于我而後人得而入之人主之于賢者雖專禮委任未衰而意向有不合獄忘有其萌皆問之所由生也未惟之惟此訓思前言廢思大法乎賢者此言自一話一言終思賢者以治我受民皆見意向專一之至○一話一事之終始一言一句而已此不止是言是時之至誠也謂議論之間微有向背一出話一發言微不終于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言人君思慮當專在于君子無一話言之間而後君子得終其治斯民得受其福也○我則以下一氣讀自字宜玩言欲使賢人得終始其治雖一話言之間不忘所重則心之主于君子者始專而諛邪不得以技其間矣○相我受民合下二節問之截作一頭下以受民庶獄相對分應首節○相我受民合下一節此題固以下節是勿有間之實意脈聯貫而上下以受民相首尾須索照顧有情乃佳又受民兼獄慎在其中

南書要旨

卷五十一

十七

嗚呼子旦凡受人之微言且惟有司之牧夫

此數節總申上意首節總結為湯文武之知恤而勉成王法之作一胃下數節皆承此節說去微言所謂陳知恤之說乃事天治民之要道固嘉謨也文子文孫雖粘文武實欲其遠法焉湯近述文武之意庶幾準人之事庶慎常任之事或言獄三宅兼有之非是夫庶獄庶慎既真知篤信夫常德而任之矣切不可有所兼有所知而以已誤之也謂之誤者事由中制而當職者不盡心安得無誤人君子事于民不親而臆決于闔闕之中安得無誤正即前有司之牧夫指三宅言獄慎治則受民可知矣此下自古節承微言以上說國則罔有二節承勿誤以下說

合上自一話一言節出題分節截上言勿間之以人此言勿誤之以已大抵人君任賢不專其弊有是二端故反覆言之○自古商人節又申上焉湯文武知恤之事自古指為商人指湯周獨言文王者舉文以見武也言自古之人與商湯及我周文王之立政其于事牧準三者則克宅之克宅謂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大材居大職小材居小職一一安頓停當也如禹之迪知忱恂湯之即宅即俊文之克知灼見皆是也克由繹之繹引其端緒也蓋不間之以人不誤之以已則能使賢者有效有以引其端緒而盡其用也如禹之宅乃三事湯之嚴惟丕武文之罔兼罔知是也夫國未嘗無才而惠不能俾入者以宅之不

才不盡其用也當其材置其用于俾入乎何有夏之大禱商之丕武文武之丕基並受用此道耳茲乃俾入言惟其如此所以能天下治也又字只是天事理天民安天法正三者而已作效說為是精蘊不主效說謂俾入者使之為治也如克用宅俊展布四體以為治意○國則罔有立政二節復申前其勿誤二句而言以勉成王○國則罔有立政節承上來成王謹于用人以法古人之克宅也罔指夏商周由上文觀之可見自古為國無有立政三宅而用檢人者不訓二句是推所以不用之故檢利之人其言便給而有德者多木訥不能與之角長其才敏捷而有德者多遲鈍不能與之程功故人君常喜用之然順于人

主之意而不順于德使珠天下之柄而為天下之事則國之元氣日消人之心術日壞世道之降從此始是何能光顯以在厥世耶此節所以專戒成王絕此等人而惟用常德之士也○或云不訓與厥若相反言稱爵以為德而非其心之所順也罔顯即呂氏所謂降其國于賄昧者此三句輕喚起繼自今四句其專意用字緊承看人君身上說即註使字勸相國家指牧民治事守法言使之勉力以輔相有展布四體得盡其用意去政指三宅說○呂氏曰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為職罔之與否必由之此篇反覆君二小人之除有留哉文武有庶常若此

復以其惟吉士望王召公之歌詩言王多吉士也至于再謫王  
命自同吉士備在口也是則周家太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  
守惟在吉士一代治體可識矣噲人者吉士之反周之家法所  
嚴惡斥絕者也○今文子文孫節承上來欲成王專干任人以  
法古人之由釋也文子文孫見其有續承之責孺子王矣見其  
居天位之尊皆警動之詞○金氏曰千三庶獨言庶獄于三字  
又獨言牧夫蓋刑者民之司命尤所當重有司之牧夫固足以  
互見三宅然獨表牧夫則是尤以親民之任為重也夫牧民于  
民為近而事與法亦其所兼有焉○呂氏曰獄曷為其獨重也  
民命所繫公國命所繫也謹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  
辜無世在下者六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維自今文子  
文孫至俾人上勉成王專用以為治下舉歷代善用人以成  
治相連說下節正所聞微言而告之王者也○自古商人二節  
罔顯在厥世截上言先王任賢而去邪下欲今王去邪而任賢  
也○則克宅之至有司之牧夫首三句截上言古人用人之道  
不欲戒王法古人以盡其道也蓋勿用噲人惟用吉士則如古  
人之宅克也勿誤庶獄惟付牧夫則如古人之由釋也○貝克  
宅之至用噲人上言三代立政任君子之至下言三代立政選  
小人之濫蓋立政以任賢為先任賢以勿貳為貴也並致指三  
宅說凡言立政而不言三宅者皆放此○其勿誤一庶獄是則

其勿誤于庶獄至用中爵刑者民之司命其事尤重王其勿  
有所兼有所知而誤之以已惟于有司之牧夫擇其人專其任  
而使盡其心然兵又刑之大也王其詰爾戎兵而使禹迹所及  
皆無弗振之感于以方行天下而俾四海之外罔有弗實之地  
則文王之耿光可觀也而無媿于文孫武王之大烈可揚也而  
無媿于文子矣然維今後王立政庶獄之不可誤猶今也噲人  
之不可用猶今也其惟克用常德之士乎如司寇繇公之治獄  
則真吉士之勤相我國家者矣故周公又呼大吏而告之使書  
其事以為後之任治獄者式焉○其勿誤于庶獄至涉禹之迹  
此題所成會試出于破云大臣戒君慎刑而及于兵無非重民  
命也大意以為勿誤則有司專于聽斷而故簡刑清民命不戕  
于庶獄克詰則奸雄無所窺伺而輻于戮矣民命不戕于戎兵  
是克詰之心即勿誤之心也卷落書某房以為失經旨也而抹  
之蓋謂周公戒成王勿誤庶獄謂之重民命則可克詰戎兵乃  
是欲排陣相殺而謂之重民命豈非失旨耶  
其克詰爾戎兵王以揚武王之大烈  
兵何以刑之大者而周公及之蓋聖人之于人將生之也而  
兵與刑又殺之故兵與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刑之  
誤也一二人而止耳而兵之誤也且千萬人自古天下承平既  
久上恬下熙不知兵革為何物而一二不逞者乘吾不備而起

攻城屠邑如入無人之境無能以一矢相加遺棄晚之民既而  
受戮其慘毒于刑豈止百倍哉加公所以欲飭之使吾有禦  
不可犯之威而後天下可以無事人享太平之樂而終其天年  
其意豈與勿誤庶獄異也今說者乃分周公兩節之詞為首  
之說也而曲為之辭夫古之人志在生人而今之人志在殺人  
宜其辭相周而意相左也此節戎兵屠住不服又住其者期之  
之詞詰者整飭之意舊說戎兵有別詰戎如殺甲冑是也詰兵  
如殺戈矛是也然行師豈止器械然利而已哉以陟禹迹以字  
繫承結戎兵說陟者言禹迹所至今威德占到也方行天下至  
于海表罔有不服正是陟禹迹履禹疆成五服外薄四海聲教

流為波之有天下者蓋以其述之所至為標準也行乃威德之  
流行罔有不服違者之政教也○或云戎兵一詰則德威遠著  
而人心振肅吾見方行天下以至于海表之遠而無一人之不  
服焉不止五服之內而已是比之禹服之廣為有加也故曰陟  
行字至字是就上之德威所著而言服字就下之入聲服其德  
威言罔有不服者合天下四表之人無不服也以觀以揚德承  
修武備以廣德威說光四方而顯西土者又王之耿光也今威  
德如是是與其光觀而相承故曰觀顯文孫而言清四海而定  
天下者武王之大烈也今威德如是使其烈發揚不墜故曰  
揚顯文子而言此二句無工夫之武分德業者所解各異其說

也成王雖守成尚大然武亦不可弛詰戎兵占文子事也○呂  
氏曰公非教王用兵殆其要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謀奇言利用  
便伐占是于謀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是仗也蓋齊張其氣而  
不使情偷操握其衆而不使扞格推登其姦而不使覲覲保治  
之良圖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凌世銷兵乃所以召兵○金  
氏曰古者詰兵蓋有國之常政軍伍藏于井甸戰陳講于蒐獮  
威暴寓于巡狩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焉耳故成王康  
王之初元老大臣皆有詰戎兵張六師之皆是皆有國者之所  
當講而其所謂詰者微軍實閱器械嚴紀律而已以是陟禹迹  
征弗廷必非誇武勞民之師非若凌世守文之主以兵為諱日

就廢弛一旦警急則倉皇無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則又謀求  
征獨于常調之外也至謂陟禹之迹尤有深意古者聖人疆理  
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之播中國世守之一有非缺  
則中國之禍終有不可料者後世有以燕雲之地棄之夷狄者  
華夷同壤曾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害如  
此而波知周公之言非為土地其意遠矣  
嗚呼繼自今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此併戎波王也立政指三宅其惟內有勿以愉入聞之于始勿  
以小人聞之于終意○別記曰推虛徵勿誤之心則凡立政皆  
然而當謹其用也推愉入勿用之心則當惟常人是求而貴能



用之也知之明任之專即足能用○金仁山曰周公丁卯之歲併峻王而戒之使成王行之沒王傳之以為家法也常入儉人二者相反凡儉利便捷者儉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人也儉人常以生事為功常人常以生物為意常人如四時有存萬物生成而莫知為之者儉人如盛夏驟涼隆冬乍煥一時若快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大札之患自是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呂氏曰常人之于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遲重木訥不能與小若新進者爭長于頰舌之間故世主惑于取舍而理亂分焉此周公所以慨嘆而深致意于卒章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王以列用中冓

呂氏曰既戒峻嗣王以擇司獄之牧夫恐其未知取人之準故命太史書蘇公之事于簡以示峻王曰此萬世司獄牧夫之式也○武王之時蘇忿生為司寇能敬爾所由之獄陳氏謂小大之獄莫不由之而所由之獄莫不能敬故能重民命以延國祚是也○一說由用也謂敬其所用之獄亦通敬即所謂列用中冓也敬則中不敬則差夫死者不可復生斯者不可復續一不敬而差則民命所係豈可悔哉蘇公之用刑如此所以培植太和之脉以長我王國長如字讀乃短長之長也○申云民為邦本重民之命而不傷則是能延國之命而長養培植之足也

蘇公在手慎能慎則能敬矣固為後之司獄者慮尤為後之君

人之意歟○日記曰夏臣之告其君與薦首周公帥群臣違戒之意如出一口周公于三宅之外又以近臣為言蓋公卿大臣其內外有限連退有時惟左右近習人主燕私趨避之際無不與之同焉能蔽其耳目移其心志遂迎以中其欲小廉曲謹以市其信人主一墮其術中則亦何所不至哉故雖以文武之聖而傅御僕從猶樂于得正人之助周公告成王以立政用人之道尤拳拳于緘束虎賁趨馬馮僕之官表其關於君德之重在于三宅大臣列叙而並言而于周禮太宰之職則舉而為焉